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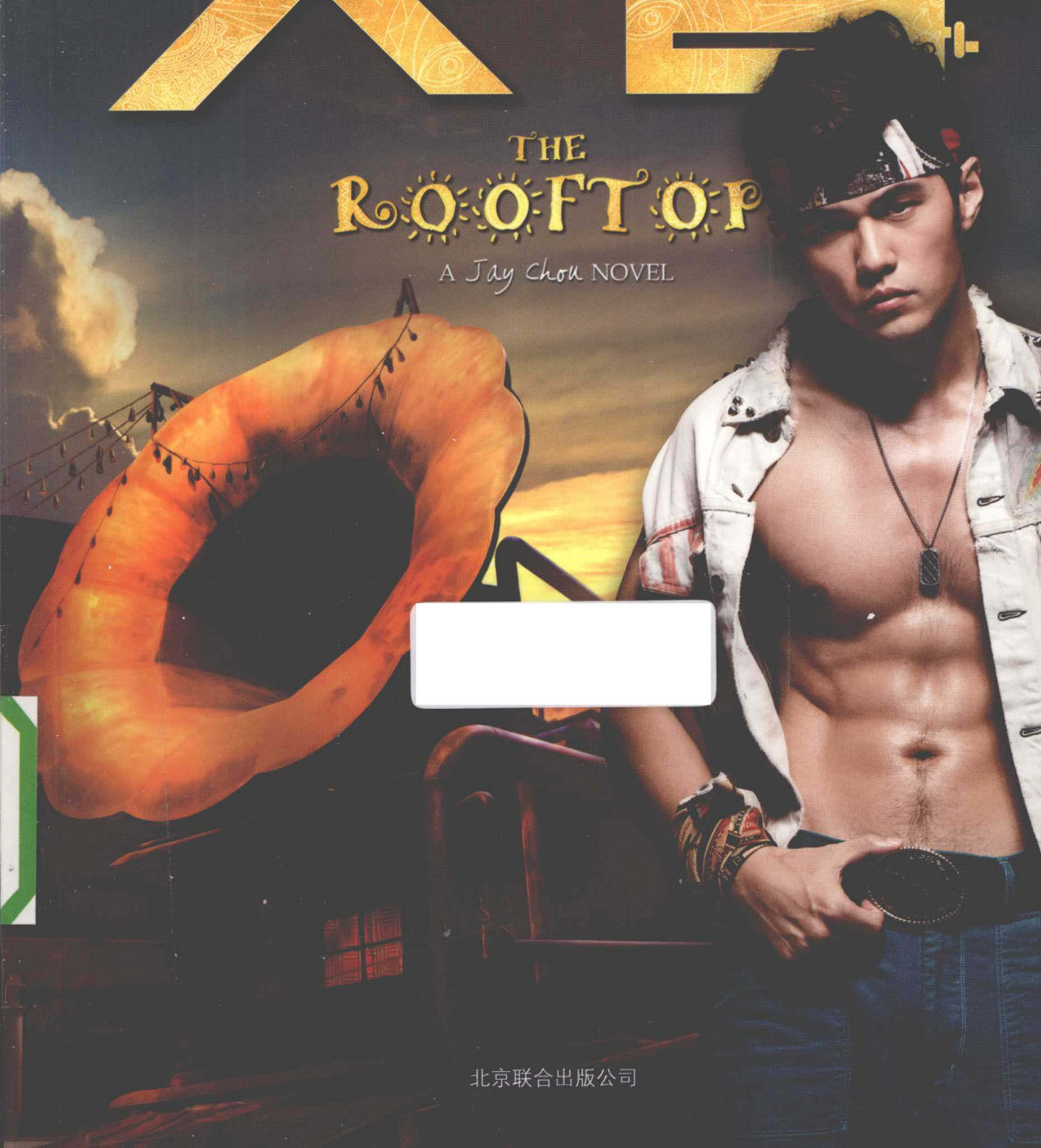
天台

周杰伦

著

THE
ROOFTOP

A Jay Chou NOVEL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周杰伦
著



THE
ROOFTOP

A JAY CHEN NOVEL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台/周杰伦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5

ISBN 978-7-5502-1569-6

I. ①天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0840号

天 台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刘 凯
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
版式设计: 李 萌

责任校对: 林 丽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02千字 1092毫米×787毫米 1/16 17印张

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569-6

定价: 35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我们注定要在一起，
即使不在昨日、不在今天，
也一定在故事的最后一刻……

上有天堂，下有天台，承载着我的青春记忆，爱的旋律有我有你。
柔软的时光，坚硬的现实，聚光灯中的你梦幻迷离。
天台之上是我的天堂，远离尘嚣的烦扰，风光旖旎。
一次机缘的巧合，是上天刻意安排的相遇，我们误会了他的心意。
稍纵即逝的甜蜜与美好，是你我逃脱不了的宿命，天人永隔的别离。
指尖滑过冰饮的一丝清凉，炙烤着青春躁动的心绪。
相拥温暖的一刻，无奈冷风吹落腮边的泪滴。
我们相爱，就注定要在一起，挥洒昨日的青春，满载馨甜的回忆。

“呼！”保龄球顺畅而迅捷地落入球道，划出一道冷静的弧线。

浪子膏噤声屏气，比画了一个帅气而专业的姿势，平稳持球、高高摆球、直直出手，终于毫不犹豫地将保龄球投向1号球道，然后带着自信又骄傲的笑容，微扬着下巴，注视球道上正在滑行的球。熟悉的1号球道，落点准确，行进路线完美！细密的汗从浪子膏的掌心不断地渗出来，他在身上一抹，却发现热汗早已浸透自己身上的花衬衫。胜利在望，胸有成竹，激动地握拳，将目光紧紧锁定即将行进到球道中部的深色圆球。保龄球直直地在球道正中前行，穿得花里胡哨的浪子膏望了一眼保龄球馆内张贴的海报：300分史踹，机车骑回家！

这是一家位于城市边缘的保龄球馆，不知建于何年何月。虽然球道老、设施差，但价格实惠，几块钱能玩一下午。保龄球馆白天没有什么人，总是到了傍晚，才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来这里消遣。保龄球馆的老板是出了名的吝啬鬼，据说馆里出租的保龄球鞋十几年了也没有换过新的，缺号断码更是常事。久而久之，来打球的客人大多是赤足上阵，出租柜台倒成了小卖店。炎炎夏日里，保龄球馆里即使开了冷风也让人憋得难受，更别提“徐公鸡”徐老板总是趁人不备调高室内温度了。老板逢人便说生

意不好做，赚钱不多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售卖刨冰、雪糕、珍珠奶茶肯定是保龄球馆老板的一大笔收入。不过，对于客人拒绝穿球馆提供的保龄球鞋，这位吝啬鬼老板倒是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。

浪子帮的兄弟几个也经常来这家保龄球馆打发时间。今天，平日里冷冷清清的球馆竟然人声鼎沸，保龄球馆老板不知得了什么启发，决定首次年度酬宾大出血，七条球道、七台机车，每条球道一名大奖得主，得分超过 300 分就能骑走一台崭新的机车！

“哦哦哦——！最后一球，倒倒倒倒倒倒倒！”围观人群的喝彩声此起彼伏。

“洗沟！”正在这时，人群中不知是谁大喊一声。“NO！NO！NO！”黑轮、蛋花紧跟着懊恼地叫道。围观人群中的感叹声此起彼伏。“保龄球洗沟！”身着制服短裙的计分小姐用不无遗憾的声音宣布最终结果，面无表情地举起一个大大白色的记分牌：零分！

“咔嚓！”蛋花举起早就准备好的大型复古相机，超大的镜头却还是没能挡住他夸张的大脑袋。“欸！零分拍什么拍？！你是怎样？”到手的大奖转瞬即逝，浪子膏恼火地抬手挥向蛋花的相机镜头。但蛋花拍下浪子膏洗沟的镜头，身形雀跃地躲到一边。“哈哈！没打到喔！手滑！”蛋花大笑着挥动手中的相机。

浪子膏怒极正要去追，一旁忽然传来阿郎的几声怒吼：“嚯！嚯！嚯！”

“这边也最后一球啦！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赢家会不会是这位阿郎先生！”保龄球馆老板举着大喇叭，招呼人群转移目光。人们瞬间聚焦到阿郎的 5 号球道。“阿郎！大奖就看你的咯！”蛋花躲在远处喊道。

5 号球道前，阿郎紧张地抖抖肩膀、扭扭脖子，准备丢球。“阿郎的姿势能不能美一点啊？”黑轮皱着眉头无奈道。“打中就好了啦！姿势帅

有什么用，洗沟哇！”蛋花不知何时从人群中间挤过来，靠在黑轮旁边，看着浪子膏戏谑道。浪子膏冷冷地瞪了一眼蛋花，低声说道：“是够丑喔！不过总比蛋花每次都直接丢到沟里强……”

这边，阿郎屏住气息，不为所动，仍旧摆出他那个经典的丑姿势，深吸一口气，摆动手臂——

“不准动！”人群之后忽然传来一声大喝。阿郎闻声泄气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向后望去：“搞什么飞机啊？谁在那里乱叫？”

“钱包交出来！”只见一个年轻的蒙面男子站在一位老态龙钟的阿婆身前，只露出一双凶神恶煞的圆眼。“快看，抢劫啊！”人群中一片议论之声，却没有人敢上前。阿婆慌慌张张地翻出钱包，颤颤巍巍的双手翻了半天却没翻出几张钞票。蒙面男等不及，不耐烦地抢过阿婆手里的钱包塞到口袋里，转身就走。见众人在望着抢匪离去，阿婆这才反应过来，一拍大腿，嚷道：“哇呀！大白日里抢劫啊！快来人哪！抓坏人啦！”

浪子膏见状不对，不容多想，推开人群便追。蛋花一把拉住他，把手里的大型复古相机推到浪子膏怀中，急迫地说：“不！不！不！你站着，我来！我来！”浪子膏一脸讶异，接住相机，盯着蛋花异样地跃跃欲试。“你小子什么时候这么积极？你确定你OK？”阿郎放下手中的保龄球，挡在蛋花身前，不信任地问道。蛋花用手比了个“OK”，自信满满地推开阿郎和浪子膏，大跨步地追上前去。

“你这个光天之下抢劫妇孺的败类！”说话间，蛋花三步两步，真的追上了那个蒙面男，绕到他身前，一手叉腰、一手直指对方。话音刚落，只见蒙面男呆愣之际，蛋花熊熊挥出一拳，正打在蒙面男的面门之上。“啊！”那抢匪大叫一声，竟然应声而倒。蛋花见一击得手，又上前踹了那人几脚。蒙面抢匪“哎哟、哎哟”几声，在蛋花的追打间连滚带

爬地落荒而逃。

“哈哈！太弱了！太弱了！简直是‘小CASE’嘛！”蛋花大笑几声，没有追赶，转身走到阿婆面前，“阿婆，没事了！拿着，钱包还你。”阿婆连声称谢，感激涕零地接过钱包。做了一回英雄的蛋花得意洋洋，却头一次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浪子帮的兄弟们炫耀，而是忽然将目光转向保龄球馆的柜台一方。柜台后面，一个绑着马尾、穿着白色保龄球馆制服的柜台妹站在那里，似乎正注视着刚刚发生过一场闹剧的这边。

“怎么样，怎么样？她有没有在看？”蛋花拉过阿郎，抑制住兴奋低声问道。

“有啦！有啦！”阿郎无奈地答道。

“又甜又正的妹欸！正在看你这边呢，机不可失，赶快上啦！”黑轮过来推了一把蛋花。蛋花向前踉跄了几步，待定住身形，他整理整理花衬衫的领口，又顺了顺头顶的卷发，笑意盈盈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柜台方向走去。到柜台前，蛋花摸了摸口袋，正想买几份雪梨刨冰，却发现口袋里空空如也。他脑子里灵机一动，顺手捡起四双横七竖八地倒在地板上的保龄球鞋，“帅帅”地靠在柜台边，笑咪咪地把保龄球鞋往上面一放。正要开口搭讪，一阵芳香忽然扑面而来，直冲进蛋花那双含笑的眼里，瞳孔瞬间缩小，一行热泪夺眶而出。

“哇！你干吗？”蛋花被柜台妹手里的芳香剂突然袭击，捂着眼睛叫道。

柜台妹一愣：“欸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看不到。”

“这么大个活人你看不到哇！”蛋花一边揉着眼睛擦干眼泪，一边指着自己问道。

浪子帮几个人闻声赶来，正听到蛋花在那边大吼大叫：“搞什么嘛！”阿郎没有理蛋花，忽然贴近柜台妹，上下打量起来。蛋花愣在一边，仿

佛明白了什么，不可置信地嘀咕道：“看不到？她是……瞎……盲的？”阿郎用手在柜台妹眼前猛地挥了挥，柜台妹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没有躲闪。“你真的看不到？”阿郎问。柜台妹点了点头。站在后面的浪子膏和黑轮拼命忍笑，却还是禁不住笑出了声。

“蛋花，你白帅了啦！人家妹妹看不见！”黑轮拍了拍蛋花的肩膀。蛋花红着的眼睛刚刚好了一些，这会儿又涨红了脸。“走了啦！”他推开黑轮的大手，恼羞成怒地转身而去。阿郎尽力憋着笑，紧跟上蛋花，用手拐住蛋花的大头：“喂！生什么气，下次换一招嘛！”蛋花瞪了阿郎一眼，又不死心地回头看一眼柜台妹：“哇哩勒！”

“好不容易见你逞一次英雄……唉，走了！”浪子膏安慰道。

“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我？”蛋花垂头丧气地感慨，突然仰头长叹：“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初恋啊！再过两年我就是老男人了，呜呜呜！”

回身走向球道的浪子膏忽然发现转角处闪出一个身影，蛋花也瞥到了，原来那位抢劫的蒙面男还没有离开。见浪子膏再次冲上前去，蛋花赶紧躲在众人身后向那人频频地比着离开的手势。岂料浪子膏飞步闪到蒙面男身前，握紧拳头，要找抢劫阿婆的蒙面男算账。蒙面男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听浪子膏大喊一声：“你还没走！站在这里要怎样？嗯？”蒙面男还未来得及开口，浪子膏已经拽住了他衬衫的领口，将他拉到身前，又一把单手锁住他的双臂。

“等等！等等！等等！”蛋花好不容易从阿郎手里挣脱出来，火急火燎地跑向这边。“等什么？我看是你打他打得还不够疼！这家伙还敢在这里鬼鬼祟祟，图谋不轨！”说着，浪子膏一拳已经招呼上去。“自己人！自己人啊！”蛋花焦急得一头汗，终于在浪子膏那一拳落在蒙面男鼻梁上的前一秒拦住了他。浪子膏内心中燃烧着愤怒的烈火，不满地吼道：“谁跟

他是自己人？看我不教训教训他，让他长长记性！”蛋花死命抱住浪子膏的腰，将他向后拖。趁着这空当儿，那蒙面男迅速倒退几步，靠在墙上，一把拉下蒙面布，露出了真面目。

“浪子膏，是我啦！”

“豆花，怎么是你？”浪子膏一脸讶异。

“不是我啦！不对……是我、是我！出主意的可不是我！拜托，这事别跟我爸说啦！”豆花双手作揖，一脸殷勤地靠过来。

“哇哩勒！抢劫那段你搞的啊？”浪子膏一下子明白过来，转身一把勒住蛋花的脖子，作势要扁蛋花的头。豆花见浪子膏终于转移了注意力，松了一口气，这才一下子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嚷道：“对了！今天不是有表演吗？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？”浪子帮几个人彼此互看一眼，慌道：“糟糕，完全忘记了，快走！”

“喂，我的分数怎么办？”阿郎懊恼道。

“走了啦！小心波爷骂人！下次再来挑战。”

黑轮、蛋花、豆花和阿郎，紧追浪子膏的脚步，奔出保龄球馆的大门，奔入大街的喧闹。

夕阳带走了最后一抹余晖，暮色中的加利利市更是繁美艳丽，车闹人杂，整条街闪烁着华光异彩。流行乐曲混杂在空气之中，纵情的欢笑，吞噬了加利利市夜晚的宁静，闪烁的霓虹，纵深了加利利市夜晚的张扬。人群从各个角落涌来淹没了街道，嘈杂也覆盖了汽车的笛鸣。

“咣当”一声锣响穿透喧闹，从中药馆内传出。

“来叻！看过来咯！好戏开始喽！”波爷中药馆，动感的音乐响彻大厅，一个身穿艳丽的桃粉色长衫的矮胖大叔正站在舞台上卖力地吆喝，“好

戏要开演咯！没进来的加快脚步了啦！捧场的都有惊喜喔！”

正在门口张望的人们见中药馆挑高的大厅已经被人群塞满，纷纷吵嚷着要挤进去。一时间，中药馆前一片喧闹。“保证有位！看得清楚喔！”波爷在舞台上继续虚张声势，热汗却从头顶顺势而下。“关键时刻，浪子膏他们跑哪里去了？还不回来！看我怎么教训这群臭小子！先开舞！”波爷气得再也控制不住音量，怒吼道。波爷中气十足，怒吼的声音从高音喇叭中传出，穿透整个药馆大厅，人们的目光纷纷聚焦到舞台中央。

“开舞啦！波爷开舞啦！”人群中一片欢腾。

“完了，完了，听见没有？已经开始了！都怪你啊豆花，跑这么慢！”浪子膏一帮人推开中药馆后门，悄悄溜了进去。“我要去后台，先走啦！阿郎边跑边说。“怎么才来！”正要冲上舞台的阿郎一没留神，迎头撞上了一堵“矮墙”，抬头一看，波爷怒目圆瞪，狠狠地盯着迟到的三人，脸色很不好看。

“阿郎！还不上台！”波爷一个飞腿踹到阿郎屁股上，阿郎“哎哟”一声，忙不迭地跑了。“你们两个，跟我来，去招呼客人！”蛋花赶忙上前扶住波爷，浪子膏从角落里抱来波爷的椅子，先让波爷落座，然后两人一起去了药馆柜台。黑轮匆匆赶来，见远处蛋花、阿郎、浪子膏三人正被波爷教训，一低头挤进了人群，坐在观众席上，观看舞台上的表演。

“哈哈，哈哈，停不下来啦！”几个女舞者被点到笑穴，忽然狂笑起来。阿郎在台下正津津有味地看着，舞者们却忽然停下了笑声，一动不动。这是又被点了定身穴？阿郎看得有趣，心里疑惑，伸手正要摸，看那台上的人是不是真的动不了了，然而他的手还没触到舞者的胸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竟然被赏了一巴掌。“哇，你不是被点穴了吗？”阿郎捂着脸问。女

舞者冷着脸骂道：“乱摸什么！这是演戏，先生！”说完，舞者一转身，回到幕布后面，原来，这场点穴舞已经结束。

紧接着，一群坐在轮椅上的舞者登上舞台，控制轮椅飞速地旋转起来。台下的客人看得目瞪口呆：“哇！快看，转得好快！”几个药馆的伙计也跳上舞台，在舞者身上卖力地敲敲打打、揉揉捏捏。忽然间，音乐声高昂起来，舞者们伴着乐曲一个个站了起来，先是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，继而大笑着跳起舞来。“喔喔喔，全好啦！站起来啦！”观众们在台下看得呆愣，眼神都定在台上不舍移开。

“跌打损伤、强身健体，波爷中药馆妙手回春啦！来来来！最新的药材，今天特价销售啦！一包二十块！来来来！都有，都有！”波爷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用他特有的性感沙哑嗓音叫卖，尚未走到客人中间，立即被一群顾客包围起来。波爷故作神秘，悄悄地对身边顾客耳语：“我的药，女生吃了变波霸，男生吃了变——”波爷停顿了一下。

“变什么？变什么？男生吃了变什么？”顾客听了抑制不住新奇的面色。

“变——变恶霸啦！男生吃了在床上变恶霸！哈哈！”众人被波爷逗得大笑起来。“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！来来来，要买的现场掏钱啊！多买多送，多买多送啊！”舞台上的表演刚刚告一段落，这边浪子膏和蛋花便开始向围观的群众兜售药材。浪子膏站在高处，拿出一根长棍，勾住一包药，将药包抛向掏钱购买的客人：“人人有份，人人有份，现场掏钱的都有啊！”台下的人群反应热烈，挤成一团，钱包、皮夹通通掏了出来。

“我也要！带钱来啦！我预定今天的辣妹整骨服务！”一位客人高喊道。波爷转身一看，人群中高声喊的是一位瘦瘦高高的老头儿，顿时拉下脸来：“整骨的快快去柜台报名，抓紧时间，今天赶不上就明天咯！”“辣妹整骨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报名？”一位衣着光鲜、满面红光的胖先生挥

手问道。波爷双眼一亮，殷勤道：“辣妹整骨的这边请啊！包房单间，手到病除！”说完招呼伙计过去拉客。

波爷忙里忙外，一刻不得清闲，等客人们的药材都分发完毕，整骨、按摩、诊病的顾客步入包间，这才顾得上浪子膏几个。浪子膏、蛋花、阿郎和豆花在中药馆外站成一排，低着头噤若寒蝉。

波爷站到浪子膏面前大发雷霆，巴着他的头骂道：“你们几个，下次再给我迟到看看！尤其是你，浪子膏，这次必须扣工钱！”看完表演的黑轮终于在中药馆外发现了被训的浪子帮几个人，急忙跑过来救场：“波爷！您在这里啦！刚刚的表演好精彩喔！那药真能让坐轮椅的病人站起来哇？”

阿郎抢过话，指着自己脸颊上的红印，笑道：“耶，这也是表演好吗？”

“有你什么事！”波爷狠狠地拍了一下阿郎的头顶。

“哇！波爷，这样您也想得出来？真行耶！”黑轮竖起大拇指，恭维着赞叹道。

“嘿嘿！你看我这个中药馆，既能保证药到病除、身体康健，又能满足大家的精神需要，这叫一石二鸟、一箭双雕嘛！哈哈！看，我头那么大，里面可是装着满满的点子……哪像有些人，脑袋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？都是屎！”波爷被赞得美美的，却还是没忘了数落浪子帮几人，一双利眼望向阿郎。阿郎心里一沉，装模作样地转头看向浪子膏：“浪子膏，在说你啦！”波爷气到跳脚，对着阿郎的头顶又是一下子：“我是在说你啦！一颗头搞得像棵树一样，成天乱糟糟的！人家树平常还会修修剪剪吧，你呢？动动脑子，我们中药馆为什么会每天爆满？靠的是门面！门面啦！没有门面去哪里招揽客人？懂不懂？懂不懂啊？给我好好清理清理你的木头脑袋！”

浪子膏听完波爷的训斥，一脸得意，左右看了一眼阿郎和蛋花，又是一脸不屑。波爷将浪子膏的表情看在眼里，怒道：“你又想怎样？得意什么？我是在说黑轮啦！笨蛋！”说着，波爷望向黑轮，用别扭的柔声问道：“黑轮，我看你不错喔，要不要把市居会的工作辞掉，来我的中药馆上班？每天还有辣妹可以看喔！考虑考虑吧，哈哈！我在那个市居会没什么发展，又危险，还不如做我徒弟。要知道，表演是一门艺术，不是常人能驾驭的。歌唱舞蹈、中草药与做生意的最完美结合就是你波爷我啦！”黑轮为难地挠挠头：“我突然离开，不好向市居会交代啦！波爷，我一定会考虑的！”黑轮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点头应承着。

“波爷！来客人啦！”这时，一个店里的小伙计匆匆跑来，在波爷面前站定，满头大汗。波爷回头一望，见中药馆里果然又涌进了一群客人，几个小伙计勉强应付，忙得不可开交。“你们还不快来帮忙！”波爷一招手，一手一个，捏着阿郎和豆花的耳朵，转身走向药馆。

2

黑色的夜风吹起了天台街的衣角，在商店旅馆亮起的点点霓虹中，在街角柔美低垂的路灯下，夜晚的中药馆依旧热闹非凡。中药馆门口穿梭的人群穿过明媚，穿过灰暗，流入整个街道耀眼的灯火。

微风吹起了中药馆的门帘，唰唰声惊醒了沉浸在思索中的浪子膏。他抬头看向门外，黑色的夜空中有几颗闪烁的星星，天台街的夜晚不像白天那样忙忙碌碌，更多弥漫着祥和与安乐。不愿打扰到认真收钱的波爷，浪子膏随手拍了一下蛋花、阿郎和黑轮，轻轻地侧头，用眼神示意几人随自己出去。蛋花几人接到指示，相互搭着肩膀走出了中药馆的大门。

几人说说笑笑地走到天台街的电梯口。蛋花一边整理自己的格子衬衫，一边学着浪子膏经常耍帅的姿势甩了一下头发，说道：“浪子膏今天是怎么了？干嘛叫我们出来？波爷看不到我几个又要骂人了！”高大的黑轮边走边回答：“谁知道他喔！被波爷骂几句算什么，他哪天少骂咱们了啦，浪子膏不是都能够嬉皮笑脸地糊弄过去。他今天心里肯定有事。”在一旁的阿郎也点头称是：“对喔，不像他平时的样子。走啦！”

看着走在前边的浪子膏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蛋花等人也停了下来。前面的浪子膏抬头仰望着一幅巨大的广告。黑轮、蛋花和阿郎相互对视，随

后露出一丝窃笑，纷纷在心里思考如何取笑浪子膏。

此时的浪子膏双眼直直地盯着面前的广告牌，嘴角微微上翘，不经意地露出一丝丝甜蜜的微笑。浪子膏的脑海中突然变换了场景，仿佛置身在一个华丽的音乐厅。空旷的观众席上只有他一个人，痴痴地凝望着舞台上弹奏着钢琴的女孩。女孩也正微笑地看着他，一双眼睛闪烁着湖面粼粼的波光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，明媚动人。她穿着纤尘不染的白色纱裙，黑色的长发飘散在脑后，随着身体的摇摆左右起伏。悠扬的歌曲从女孩口中飘荡出来，伴随着优美的音符。

黑轮、蛋花和阿郎也学着浪子膏一直仰头望着巨大的广告牌。突然阿郎对着天空大喊一声：“大嫂好！”一下惊醒了尚在梦境中的浪子膏。转瞬间，浪子膏回到了现实，那美丽温婉的女孩从他的面前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只有这幅搭建在建筑物屋顶的广告牌。广告牌上的女孩正是在他幻想中弹琴唱歌的女孩——心艾。

听到阿郎的一声“大嫂”，浪子膏意识到浪子帮的兄弟又要嘲笑他了，脸色一红，掩饰自己的窘迫说道：“你们几个，不要乱叫啦，哪里有你们的大嫂。”

“原来又是来看你的梦中情人喔，哈哈……我们还讲你怎么离开波爷的中药馆，不给波爷帮忙，一会儿回去又要被骂了。”阿郎一脸的不知死活。说完黑轮也在一旁狂笑。“她是你的梦中情人，你又不是今天才开始喜欢她，人尽皆知啦！我们问声大嫂好很应该呀，是不是，大哥！”蛋花还附和道，特意把“大哥”两个字加重了语气。这又惹得浪子膏一阵脸红，随后耳边传来蛋花还嫌不够的补充：“大嫂好！”阿郎和黑轮也嬉笑着附和：“大嫂好，我们大哥等你等得好苦呀，哈哈……”几番嘲笑，浪子膏也不觉得脸红了，反而还暗自窃喜，毕竟蛋花他们说的都是他的心

里话。但是当着兄弟们的面，又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，只好假装正经地说道：“叭噗啦！走啦！走啦！听你们在这里乱讲。”说着，浪子膏走到天台电梯口，按动电梯按钮。

黑轮、蛋花和阿郎哄作一团，调笑着等待电梯。阿郎继续说着：“哎呦，你这是害羞啦，既然大哥发话，那我们就闭口咯。”一分钟后，浪子膏和黑轮他们推推闹闹地走进打开的电梯，调笑声依旧不止。

广告牌上，这个名叫心艾的女孩子正是浪子膏暗恋了多年的梦中情人。广告上的心艾有着一双灵动的眼睛，顾盼神飞的眉宇间没有成熟女性的妩媚风情，反而充满了小女孩的青涩与甜美。她飘逸的长发与浪子膏梦境中的丝毫无差。

自从他第一次在广告上看到心艾，浪子膏便开始留心观察有关心艾的一切。从电视中，浪子膏知道了心艾是近几年刚刚出名的新星。从那以后，凡是心艾演的电视、拍的广告还有唱的歌曲他都关注。每次走在街上，看到有心艾的广告牌他都会停下脚步，长时间地看着牌子上心艾的照片，然后在头脑中幻想着自己某一天会与梦中的女神相遇。就算心艾没有同他讲话，或者甚至没有看到他都无所谓，他只想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她，看着她的娇柔和欢笑。

电梯到达顶楼，一个与加利利市完全不同的地方，欢快的乐曲，孩童的嬉闹，明亮的快乐和幸福在晚风中的天台闪耀。

追逐玩耍的孩童就像奔腾在草原上的小马，几个小朋友飞快地跑向浪子膏他们，扑进他们怀里，既雀跃又兴奋地抱着他们四个人的大腿，用稚嫩的童音叫道：“浪子膏叔叔、蛋花叔叔、阿郎叔叔、黑轮叔叔，你们怎么才回来喔！”浪子膏牵起两个小朋友的手，蛋花和黑轮一人抱起一个